



決鬥

陸柱國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決 鬥

陸 桂 國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二年·北京

總 30 單 11 32開 195定價頁

決 鬥

陸 柱 國 著

* 版權所有 *

一九五二年四月北京初版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4號)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京 1—10000

定價 6 700 元

目次

一	營部——礮堡之夜·····	二
二	李莊戰場上·····	三
三	英雄的榮譽·····	五
四	八百公尺·····	七
五	新的血液·····	八
六	回到最前線·····	一〇
七	鋼鐵的陣地·····	一三
八	再突擊·····	一四
九	勝利的日子裏·····	一五
	我是怎樣體驗部隊生活和寫『決關』的？·····	一六

1

上。

滄河的水流，夾帶着薄薄的冰塊，夾帶着英雄們的血，靜靜的縱流在皖北大平原

一九四八年冬，震驚世界的淮海戰役，在中國的東方，在南至淮河，北至隴海的大地地區展開着。當徐州以東黃伯韜兵團十萬匪軍正被圍殲，徐州附近的杜聿明、邱清泉三十萬匪軍遭受解放軍的強大壓力之時，由平漢鐵路的南端，遙遙千餘里向徐州馳援的黃維兵團十二萬匪徒們，又在滄河北岸的宿縣南平集被解放軍的鐵拳阻住了。從十一月二十三日起，匪軍每日以三十架以上的飛機，百門以上的大砲，以數十輛坦克，以整師整團的衝鋒部隊向着滄河這鋼鐵的防線進攻着。我軍以少數兵力抗擊敵人的瘋狂進攻，大部則向敵後迂迴鉗擊。

巨大的『口袋』形成了。十二萬匪軍被壓縮在以雙堆集爲中心，縱深十餘里的狹小地區內。

於是，新的戰鬥開始了，在滄河南岸進行着淮海戰役第二階段的殲滅戰。

一 營部——碉堡之夜

走出圍指揮所，太陽已經大偏西了，我沿着電話線路走上向第一營去的道路上。戰爭的冬天原野，顯得萬分淒涼，被砍掉枝幹的短樹樁，在灰黃色的暮陽下稀稀的散佈着，路兩旁的麥田裏和道路的身軀上遺留下大小新舊不同的彈痕，彈坑附近的麥苗被燻成黑色，再遠是黃色，在歪斜着。原野上時而有幾具敵屍，瘀血發紫，臉上有入給蓋上幾畝黃土。在淮海戰場，在雙方對峙時，對於用殘酷的武器來殺害我們因而被我們殺死的國民黨匪軍，我方的戰士是不願埋葬他們的，這是達到極點的仇恨與憤怒。

三三兩兩的我軍戰士在急速的往返走動，騎兵勒緊着馬嚼子不時的飛馳過去；擔架隊拉着長長的距離；往前線送飯返回來的炊事員悠閑的挑着飯桶、饑筐，嘴裏哼着什麼或者在嚼着饑筐內剩下的高粱餅子。冷風捲着屍臭味、火藥味、焦炭味一陣一陣的吹着，我緊一緊皮帶，把軍帽向下拉得蓋住了耳尖。

『轟！』一顆砲彈從頭頂劃過，在我背後十多公尺的地方爆炸了，接着又是幾顆，離我更遠一些，我扭回頭，戰士們像若無其事似的從砲彈爆炸後的濃烟中走過去。離敵更近了，附近的莊子都變成廢墟，有的還豎立着幾堵破牆，沒有燒完的木柱仍在冒烟，焦炭味更大了。

現在已經需要從交通壕內走路。

交通壕蛛網似的向着前方、左右曲折伸延着，縱橫交織着。交通壕沿上的積土像田埂一樣，在廣大的平原上密密排列，茫無邊際的纏繞着包圍圈裏的敵人。我們的戰鬪人員、戰勤人員從中不斷來往，如同大街。我不禁想起了在團指揮所時團長的話來：『我們的交通壕像無數繩索緊勒在敵人脖子上，這就要致他們的死命！』當你考慮到一畝一畝的向着這大地上用力挖時，你就要驚嘆這人類的偉大奇蹟。

從右面的一條交通壕裏，兩個戰士抬着個大砲筒過來了，後邊是扛車輪的，半個車輪還露出戰壕外面。最前邊的用破棉襖袖子不斷擦着額上的汗珠，嘴裏哼着京戲：『……南平集與黃維打了一仗，康朗康，打得他王八蛋頭破血流，救徐州救不成他扭頭就走，康朗康朗一康，有誰知解放軍又堵住後頭，這一回掉進了天羅地網，管叫你

十萬兵盡作俘虜，康康康……班長，我換換肩膀。」抬砲的站住了。

『你們是一支隊？同志。』交通壕兩側，蹲在地堡門口擦槍、縫鞋帶的戰士停止了自己的工作，喜形於色的仰着臉，詢問着。

『三〇三、獨立營。』站下換肩的砲兵回答着又繼續走起來。

『明天瞄準一些啊，伙計，我們是第一突擊營！』

『當然不成問題啦！』最前面那個抬砲的又壓低嗓子唱起來：『黃維呀黃維！康康，第一砲我打斷你的鐵絲網；第二砲我轟平你的交通壕；第三砲炸飛你的鹿砦棍；第四砲揭開你的「子母礮」；第五砲敲碎你的天靈蓋；第六砲——康朗一齊康……』

『哈哈……』砲兵們笑着，在兩邊蹲着的戰士也笑了。

抬砲的，扛彈藥箱、車輪的繼續從面前走過，都流着汗，擦着汗，紅着臉，喘着氣，一門、兩門……望着這些巨砲的身軀，礮堡門口的戰士又談論起來：

『劉旅的砲營也來配合咱們！加上華野來的砲團，再加上咱們旅的砲隊，再加上團裏的迫擊砲，再加上六〇砲，明天夠李莊的敵人受的了！』一個擦着手槍的得意的微笑着。

『從前在南平集，飛機、砲彈打的老子們喘不過氣，這一次也讓他嚐嚐我們攻擊的滋味。不過，他媽的，明天是三連的突擊連，咱們還是乾着急。連長！難道咱們二連連一個「突擊隊」的命都沒有嗎？』

『哼！營首長偏心眼！一有任務就給三連。』

『管毬他怎的，明天一開始咱們也衝，看誰先打上去，我不服氣三連比咱大多少！連長！你有沒有這個膽子？』

戰士們都有些生氣，埋怨的眼光盯着那個擦手槍的連長的面孔。

『我有什麼辦法呢？我的好同志！』那個連長也生氣的把手槍零件丟在地下鋪着的手巾上，濃黑的刷子一樣的粗眉毛也皺起來了，他用目光橫掃了下戰士們倔強的噘着嘴的面孔，而後他又溫和的向大家解釋：『命令終於是命令，上級分配給誰任務誰就幸運。今天因為爭這個「突擊隊」，三連長和我吵起來，啥辦法呢？反正這事情！這一次不行再一次，人家二營、三營當預備隊該碰死啦？』

『反正你這個老好人！』

『老好人！』……戰士仍然低聲嘟囔。連長只是無可奈何似的笑了一笑，從手巾

上撿起手槍零件緊張的擦着。

交通壕伸進一個村莊——一個片瓦無存的廢墟，在廢墟上建築着戰士們的家——暗礮接連着暗礮，戰士們三、五個人一簇一簇的坐在暗礮附近爭論着什麼，一會兒這個拍大腿，那個拍胸膛、搓手掌，夕陽映照着他們緊張的、然而也是憔悴的、骯髒的面孔。

順着電線路，我走進一個較大的礮堡內，一個矮個子正在打電話，他扭着頭看我一下，微笑着點了點頭，繼續說他的，我靠着礮堡門口蹲下來。

『……當然不成問題啦！……困難大是大，不過決心比它更大，放心吧，……是，我記住啦！二連有些不服氣，這是好現象。你還有什麼？……什麼？縱隊的記者來這裏了？剛才來了一位，我問他一下。』

『是的，就是我。』沒有等他問話，我就站起來了，這一站，頭頂恰巧碰着了礮頂，土塊順着脖子溜下去，我忍住痛把皮帶解開，把土塊抖出去！

『來啦！來啦！』矮個子忍着笑繼續對着耳機說起來：『是！一定一定……啊呀！好好的？只有「咖啡」、「巧克力」、「呂宋烟」，哈哈……就這樣吧。』他放

下耳機，就轉過身和我握手。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又笑起來：「記者同志，頭碰痛了吧？這碉堡是我一人的天下，你們這些高個兒，哈哈！我們營長在這裏碰了十次以上的腦瓜，他氣得罵娘，但罵爹也沒有辦法哪！這年頭……來，我給你「洗塵」、「壓驚」，剛才團政治委員打電話讓我好好招待你，反正這裏一點好東西都沒有，事先聲明。」

他滑稽的笑着，從口袋裏掏出個大洋鐵盒子，打開來是黑、綠、黃三色混合的烟末，再從拴在碉堡頂上的圖囊裏取了兩條紙，捲了兩支又粗又大的烟捲來，用唾液封住了口，看着令人發笑。

「給，別笑，我們叫它「呂宋烟」呢，你嚐一嚐，烟絲金黃，氣味芬芳，包君滿意。」他遞給我一支，真像紙烟商人在攬主顧。雖然他不讓我笑，但他自己禁不住也笑了出來。

我吸了一口，「呂宋烟」裏面霉味、土味、樹葉味都有。他卻在慢慢的吐烟圈。把介紹信交給他，我們坐在地下的麥卓上，他展開來仔細看了看，用力吸了口烟，就自我介紹起來：「張明，一營教導員，河北人，三十二歲，綽號「見面熟」。」

我看着他黑瘦的面孔，寸餘長的鬍子，左頰上大姆指般大的傷疤及炯炯發光的和善的眼睛。這就是營教導員——久已聞名的智勇雙全的指揮員！

談話中，我知道了營教導員在十年前也是個學生，因為他閱讀『鐵流』被國民黨的特務發覺了，在一個深夜裏，他被蒙住眼睛，棉花塞住嘴，從宿舍裏被拉到憲兵司令部裏，後來，他父親賣掉所有的田產才把兒子營救出來。終於，張明養好了在獄中的創傷，暗地跑到了陝北，開始了革命生涯。

『國民黨逼着我當共產黨，我何樂而不爲呢？』張明談到他早年的不幸遭遇時，仍舊保持他幽默的態度。至於他左頰上的傷疤，他說是抗日期間『反「掃蕩」遺留下的紀念』。

碉堡內漸漸昏暗下來，通訊員進來用破布堵住作爲窗子用的射擊孔，出入口用草簾和木板遮了兩層，點上燈又出去了。菜油燈光下更顯得這個低矮陰濕的碉堡簡陋，一張一尺多高的小圓桌，上面放着電話機、幾個磁碗和這盞微弱的菜油燈，兩隻軍用圖囊和一個軍用水壺吊在碉堡頂上，地下鋪着麥草，被子是沒有的，一個小戰士在草上躺着打鼾，兩條腿蜷縮在胸脯上，小臉十分黃瘦。張明溫和的撫摸着小鬼的頭，像

老人們撫摸他熟睡的嬰兒一樣：『好電話員，才十七歲啦，每天睡覺的機會很少，你別看他睡的熟，電話鈴一響他就醒了。』

當張明教導員抽完第一支『呂宋烟』，着手捲第二支的時候，我問到該營的目前情況，指揮員的個性，當前任務的分配。他點着烟捲，把壓在眉毛上的煎餅似的破軍帽向腦後一推，使勁搔了搔亂草一樣的頭髮，開始談起來：

『目前我們營最好的情況就是每一個指揮員、戰鬪員都知道淮海戰役的重大意義，都知道這是在長江以北敵我的決戰，都知道這是爭取全國解放的重要關鍵。你無論問到那一個同志，他都會告訴你：「這一仗打好了，可以早日解放江北，可以提前過江，可以縮短中國革命戰爭的過程」，而且都會告訴你這一仗一定能打勝。你知道，我們十月間由平漢路以西，每天以百里左右的行軍速度經過豫東黃汎區到達安徽的亳州時就開始了這次戰役的動員工作，在當時，連我自己已在內，總是覺得戰役的前途是有些模糊。蔣介石把他六十萬「精銳」兵團全部用在這個戰場上來和我們決戰，而我們呢？裝備遠不如敵人，人數也比敵人不太多，況且劉鄧在大別山堅持，陳粟在山東的連年苦戰，都已經有着相當大的消耗。這樣一比，你想我們要全部殲滅敵人，

是多麼不容易的一件事啊！斯大林格勒，蘇聯紅軍血戰數月，消滅德寇三十多萬；現在我們要一舉消滅敵人六十萬，六十萬！多麼駭人聽聞的事件！所以開始我一方面興奮，另一方面卻有點不敢肯定這個勝利能夠完滿取得，你說是目光狹小嗎？然而當時確有不少同志和我同樣想法。」

張明像一個演說家一樣，說得那麼樣的流利、簡練、沉着，一字一句都不苟且的把話告一段落。他輕輕彈去『呂宋烟』上的烟灰，用力吸了幾口，微閉着眼睛嚥下去，然後把烟尾巴在桌子上一擦，弄熄了。

『同志，冷吧？看你像在發抖。』張明笑着對我說，接着他從麥草鋪上站起來：『這裏有點子高粱酒，你喝一些吧。』

他伸手把軍用水壺摘下來，打開木塞，把高粱酒倒了些在一個小磁碗裏，酒的辣味刺鼻。

『喝吧，酒雖然不多，可是非常難得。這是供給人員從後方幾十里遠的地方買來的，他們爲了給戰鬥人員禦寒，自己一滴也不喝，全送到營、連裏來，他們說「一切爲了前線！」，事實上連他們住的地方也不是後方，炸彈和砲彈隨時都有落在他們住

地的可能。」張明把磁碗放在我的面前，臉上總是帶着愉快的笑容，他又坐下來。

「我很愛說話，特別是和派到我們營來工作的同志。或許你有些知道的很清楚，不過我覺得一切都應該談一下，這是我的責任。喝吧！怎麼你只呷了兩口？是不是因為我剛才說「非常難得」呢？到這裏來，可不要不好意思。」

「不是，教導員，我沒有酒量。你談吧，越多越好。」我回答他。

「好！」張明把剩在磁碗裏的幾口酒一氣喝下去，用手抹一抹嘴，繼續談着。他談到該營在徐州以西碭山一帶與敵人「五大主力」之一的五軍的遭遇：張明和他的營長各率一個連楔入敵人羣中，於是打垮了五軍一個團，活捉了三百多人。他談到在津浦路上，在十餘架敵機的轟炸、掃射下該營跑步追擊北逃的敵軍七十七師，而在一天夜裏，用了兩顆手榴彈的代價就繳獲了四門山砲和十多輛汽車。所有這一切戰果，並不是張明在誇耀自己，而是他以此來引證他的一個結論：「所以，我們改變了從前模糊的認識，根據那幾次戰鬪，我們開始了解淮海戰役是有絕大的勝利把握的。」

「還有毛主席的親令，你知道吧？戰役的初期，毛主席一個電報接着一個電報讓部隊不顧一切，把淮海戰役打到底。這就更加強了我們的必勝信念。毛主席的親令是

比十萬尊大砲都有力量的！」或許是因爲喝了酒的緣故，張明的臉上有些發紅，聲音有些緊張，他費力的吐了一大口唾沫，再一次把口袋裏的白洋鐵盒子掏出來。

一方面捲他的「呂宋烟」，一方面繼續說下去：「南平集阻擊黃維的戰鬪，是我們部隊由運動戰轉入正規戰的轉折點，這是個嚴重的考驗。」張明在菜油燈上燃着了烟捲，吸起來。以後，他簡單的敘述了這個戰鬪的過程：

「在過去，戰士們不習慣於挖工事，在南平集，戰士們因爲挖工事而兩晝夜沒有睡覺，旅、團首長親自參加和指導；過去多數的戰士沒有見過坦克，在南平集，敵人卻以數十輛坦克掩護整團、整營的部隊連續衝鋒；而且B-2型的轟炸機、千磅重的炸彈、炸出水來的炸彈坑，對於部隊都是新的威脅、大的威脅。

「但是，我們熬過了那艱巨的日子，我們也實現了「不讓敵人前進一寸」的誓言，同時也奠定了今後殲滅黃維兵團的鞏固基礎。我們學會了正規戰的打法！

「怎樣？你問南平集阻擊戰中的英雄？那太多了！每一個戰士都是。譬如說：我們的營長連續五次和衝上來的敵人肉搏；二連有一個機槍手剩下一條臂膀還照樣打機槍；一連的炊事員送飯到前線，也投入了戰鬪；有一個戰士跳出戰壕爬上敵人的坦克

車頂上向裏面投彈……你叫我談誰呢？如果說都談的話，那我得不絕口的說上半年，你得寫一部比「靜靜的頓河」還要厚的小說。

『還有一件事，就是我們營也遭受了很大的損失！』講到這裏，張明的聲音比從前低了許多，而且臉上也帶幾分悲傷。『在經過阻擊戰及涉過滄河向黃維緊縮包圍圈的幾個戰鬪以後，我們營由五個連整編爲四個，每連的人數也大不如從前。現在班裏的戰鬥員有些還是由炊事員、飼養員、擔架員補充的，他們沒有作過戰，但是戰鬥需要他們！我們的副營長就是在南平集犧牲了，還有幾個連、排幹部也在戰鬥中傷亡！』

沉默了幾分鐘，張明心不在焉的把吸進嘴裏的烟慢慢吐出來，隨後他又倒了兩口酒喝下去。

『不過，我們的代價是值得的！值得的！十二萬敵人像鼷一樣被我們趕到甕中了。』張明又恢復了以前的緊張情緒。

『同志，認清了淮海戰役的意義，堅強了勝利的信念，學會了正規的作戰，就是我們營目前最好的情況！』